

母爱加持的早餐



黎强

我家的早餐,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变化——从物资匮乏年代的聊以果腹,到改革开放初期的渐次丰富,再到如今的讲究科学营养。别小看这早餐的变化,它折射出社会的进步、时代的发展和寻常百姓家的幸福感、获得感。

小时候,我家的早餐基本上就是以红苕、玉米面、面粉加当季蔬菜。一家人的粮食本来就不够吃,加之我三兄弟正处在吃长饭的年龄,食量大增,凭根本供应的粮食哪能填饱娃儿的肚皮哟。母亲是一个贤惠持家的人,从市场上买回便宜的红苕,早上起床后

一勺一勺舀进大铁锅的沸水中,加少许青菜叶子,算是娃儿们的早餐了。或是,将和好的面粉浆,用勺子舀进沸水中,待煮好后盛进大土碗,再加点白糖。煮熟的面浆团形似“鸡冠”,母亲则美其名曰“鸡冠子”。

到了20世纪80年代,老百姓的生活逐步有了起色,市场上可以买到猪肉牛肉羊肉了,各类副食品也渐渐丰富起来。我家的早餐质量也随之提高了。

母亲照例总管一家人的早餐,从鲜肉包子到油条,从精面馒头到豆浆稀饭、荷包蛋,包括饺子、抄手,或酸辣小面、麻油小面,琳琅满目,丰富多彩。每次早餐,一家人围坐在一起,说说笑笑。看着早已经参加工作的三兄弟,母亲还要征求意见,明天早餐吃啥子?要不要来点肉丝面块或者酸菜面块?

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,老百姓有吃有穿、有耍有玩,生活质量早已超乎想象。不过,母亲仍一如既往地关心着家里的早餐,开始研究起“吃好、吃饱、吃少”的问题。端上早餐桌的,都是营养占据主导的餐点:红糖汤圆、银耳汤、小米粥,再辅之以鲜牛奶什么的,天天变着花样吃。

如今,母亲老了,没有再亲自为儿子们弄早餐了,却一个劲儿地叮嘱我们:“早餐马虎不得哟,让孙娃娃们吃好哈。”

啊,母爱加持的早餐,真香。

生好煤炭灶,架上大铁锅,撮一箕箕红苕洗净,放在蒸笼里猛蒸。之后,在红苕堆抓一个大点的红苕,洗净切丝儿,加上泡海椒下锅煎炒,算是下饭菜。至于汤,就是红苕切片,下锅煮熟煮火后,放点食盐,起锅时撒一撮葱花,就算汤菜了。长期吃这样的早餐,仁兄弟早就吃得反胃了,不愿吃,不爱吃。父母看在眼里,疼在心里,但他们也没有办法,只好幽默着说,这是我们家的“红苕宴”,别人家还没有得。

更多时候的早餐,母亲则是把苞谷面调和成羹状,加些食盐,用小勺子

听爸妈的话

段正山



我十八岁参加工作时,母亲对我说:“大小伙子,要弯得下腰,吃得了苦,不要腰软肚硬。干活累点,累不死,可要闲着,是会闲死人的。”

后来听著名作家刘震云讲到他的外婆,是三里五村的割麦高手,壮小伙子都比不上她。她的经验很简单:一弯下腰割麦,就一直弯下腰,一口气割下去,不随便直腰休息。休息一次,总想直腰,这麦子就没法割了。

弯腰干活,成了我喜欢的干活姿势。

而父亲却对我说:“男子汉要堂堂正正,咱要把那腰板挺直了,没必要看谁的眼色,不要见风使舵,更不要点头哈腰,脊梁骨要硬气,坦坦荡荡比啥都强。”这么多年,腰板硬成了我不可妥协的为人底线。

后来,母亲又跟我说:“做了错事,也别怕丢人,该弯腰道歉就道歉,可千万不要背着牛头不认账,更不要蛮横无理胡搅蛮缠。”母亲的话在理。我一直要求自己尽量不犯错,犯错必低头。我的责,我担。

但父亲接过话头说:“人活在世,靠树,树会倒;靠墙,墙会

塌;靠父母,父母会老;靠朋友,朋友也会无能为力,唯一能依靠的,只有自己。把头抬起来,遇事,自己动脑筋,想办法。靠本事吃饭,凭人品行事,清清爽爽,理直气壮。”父亲的话激励着我自立自强,学着开自己的路。

母亲不放心地说:“与人相处不能太刚直。逢人点个头笑笑,总比梗着脖子一副傲慢劲好。说话,会说的把人说笑,不会说的把人说跳。凡事一张黑脸,就显你清高、不好惹。看谁也不上眼,其实就属你不上眼。有些事,侧侧身子,稍微弯弯腰,退一步,平安无事,皆大欢喜。适当灵活,天地宽。”母亲是希望我刚中多一些柔,倔强中多一些灵活。

而父亲却说:“咱不做没理的事,不要轻易低头、弯腰,更不能随便屈服。男子汉大丈夫,顶天立地。站得直,行得正,不干坏事,不做蠢事,不欠谁,不伤谁,不害谁,凭啥不直起腰呢?”我知道父亲是教我做人正派。

父母对我说的话看似矛盾,但都有道理,弯腰与不弯腰各有“讲究”。人不能太死板,宜适时、适当而为。

感受路

张君燕

因为工作性质的原因,朋友需要经常到各地出差,一年中几乎有一多半的时间都在路上。

“整日在路上奔走,赶往不同的目的地,一定很累吧?”有人问。

朋友摇摇头,笑着说:“我不喜欢奔走这个词,听着就觉得急促,觉得劳累。为什么要赶路呢?别赶路,要去感受路。”

朋友给大家看了他在社交平台上发布的动态,每去一个地方,他都会拍下许多照片,一处稻田、一根电线杆、一汪水塘、一头黄牛,或者是一座造型独特的房子以及一群玩闹嬉戏的孩子……除了照片之外,朋友还精心配了文字,这些文字,平淡、质朴,却隽永悠长。

“脚步可以快,但心要慢下来,用心去感受路上的风景,这样就不是劳碌,而是享受。”朋友说。

他的话让我想起另外一位朋友,他是一名短跑运动员,整日在赛场上冲刺。这样的生活应该是紧张、刺激,毫无缓歇余地的吧?

“不,不是这样的。”运动员朋友摆摆手,“你知道在赛场上,最美妙的是什么呢?是比赛开始后,这个世界只剩下我自己和终点。”

毫无疑问,运动员朋友全情投入,他也在享受,享受比赛,享受跑步本身带来的愉悦。脚步在冲刺,心灵却游刃有余。

当我们能够放缓心灵脚步,去感受途经的风景时,人生自然会变得更从容、更饱满,让我们不知疲倦,乐在其中。



送你一个停电夜晚

沈贵芳

家住老旧小区,施工方正在赶进度改造。有一天晚上,儿子兴致勃勃地看着动画片,突然停电了,整栋楼陷入一片黑暗。

儿子有些紧张,又有些好奇。我打开手电筒,告诉他:“外面施工需要,停电了哦,不能看电视了。”儿子似懂非懂,盯着手电筒问我:“那为什么手电筒还亮?”

我耐心地回答他:“因为手电筒是通过电池发光的呀,不是家庭电路。你看,手电筒是不是没有连着电线,不需要插座?”

儿子点点头。他略带怀疑地把家里所有电器的开关都开了一遍,果然都不运转了,像是发现了什么大秘密,乐得他咯咯直笑。他又问了我一堆关于电路的问题,比如电是怎么产生的,又是如何让扇叶转动、让灯泡亮起来的。有些问题,我甚至没法回答他,于是承诺给他买一本关于电路的绘本,让他在书中慢慢找答案。后来,我发现他不再轻易沉迷于看电视了,每天放学回家,他就翻起那本《奇妙的物理·电》,拿起螺丝批,把自己那些需要装电池的玩具拆卸一通,煞有介事地研究起来。

我有些感谢那个停电的夜晚,它为所有电器按下了暂停键,却打开了儿子探索世界的开关。

这也让我想起童年经常停电的夏天夜晚。老屋外埋有一口大大的莲缸,那是停电时我们的好去处。电一停,母亲只好抱怨着放下手中钩花的活儿,走到莲缸旁同乡里的妇人闲聊,顺手采两朵莲花,准备第二天做莲花水。母亲做的莲花水深得大家的喜爱,她总会慷慨地分一些给左邻右里。

偶尔,母亲也不满足于在莲缸旁打发时间,她会带我去外砂溪。我一见着了大溪,心便与嗓子、手脚一起野了。当然,带着停电夜晚烙印的,还有母亲见缝插针地教我的长长的歌谣——拍钹刀,钹钹罗,绦罗仔,在深河。深河深河深,一群婆娘在听琴……

有时候,儿子会提起那个停电的夜晚。他摆弄着积木,问我:“妈妈,怎么现在晚上都不会停电了呀?”

我突然福至心灵,摸摸他的头,笑着告诉他:“只要你愿意,妈妈可以每周都送你一个停电的夜晚。”



信里“吃播”

马海霞

没事就捧着菜谱研究,不明白的地方便请教你小姑父。小贺上次从家里回来,还提了一桶自家榨的花生油当作谢师礼。”

后来,小贺正式拜小姑父为师,抽空便去给小姑父帮厨。小贺在小煤矿下了四年井,给小姑父帮了三年半的厨。小姑说,小贺弟弟大学毕业了,他肩头的负担轻了,存了点钱,打算去职校进修厨艺,再找家饭店打工。小贺临走时,小姑父还帮他畅想了一下未来:年轻时在饭店打工,年龄大了还是回老家开家小饭馆,自己当老板,还能守着父母和老婆孩子。

那年,我厌倦了鸡肋般的工作,脑子一热便辞了职。父母都骂我太冲动,小姑却鼓励我:“年轻人就该有梦想,敢闯才行,你看人家小贺,现在省城某大饭店当厨师长,还娶了一个漂亮媳妇。”

小姑说,小贺拜师学厨背后还有一个秘密。原来,小贺初中毕业就出来打工,供弟弟上学,为了多赚钱选择下井挖煤。但他又怕父母担心,便谎称在地面从事维修工作。小贺从小身体不好,瘦得跟豆芽菜似的,他妈担心他在外面吃不好,他便经常写信给父母汇报伙食,说他和几位工友在外租房,其中一位工友干过厨师,常给他们做好吃的。

小贺每次写家信都会在纸上进行“吃播”,比如写今天吃了红烧肉,就用文字记录“工友”做红烧肉的过程。原来,小贺看菜谱和请教小姑父如何做菜,都是为了写给父母看的。而小姑父在得知这个秘密后,建议他到食堂见习,将信写得更有“味道”。他们都没想到,这竟为小贺打开了一扇通往梦想的窗。